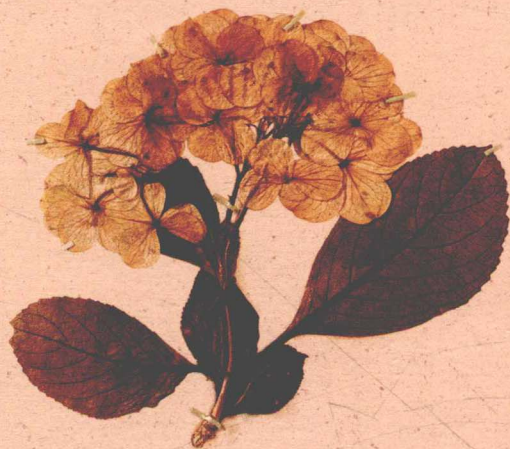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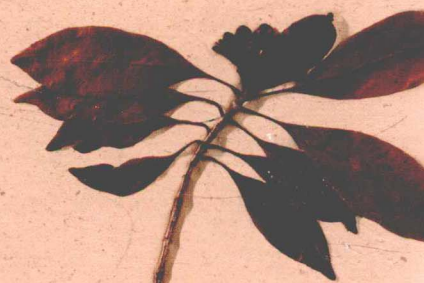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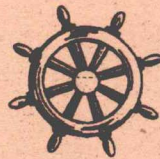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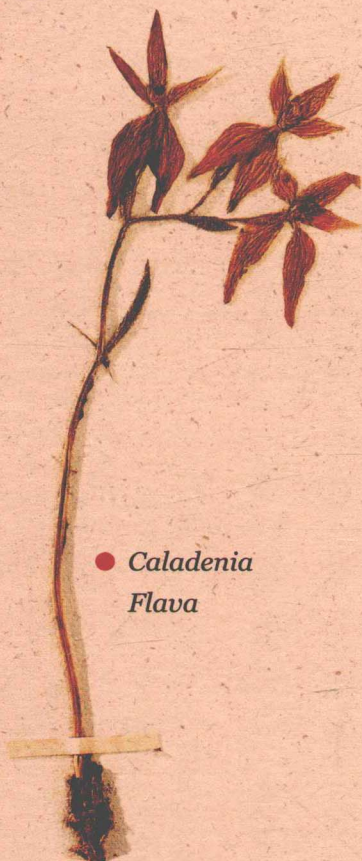
探险家的 传奇植物 标本簿



● *Hydrangea*
Macrophylla



● *Syzygium*
Aromaticum



● *Caladenia*
Flava



Florence Thinard

(法) 弗洛朗斯·蒂娜尔



● *Vesicaria*
Reticulata

Yannick Fourié

(法) 雅尼克·富里耶



● *Clutia*
Thunbergii



● *Tulipa*
Alpina

L'HERBIER

DES

EXPLORATEU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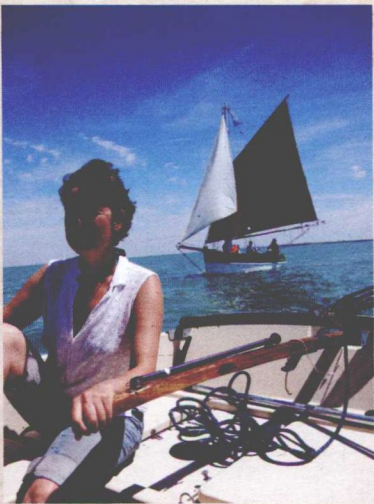
探险家的 传奇植物标本簿

L'herbier Des Explorateurs

(法) 弗洛朗斯·蒂娜尔 (Florence Thinard)

(法) 雅尼克·富里耶 (Yannick Fourié)

魏舒 / 译



关于作者

弗洛朗斯·蒂娜尔，1962 年出生于一座面向大西洋的城市——鲁瓦扬，住在海边的她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很难把心思放在学校布置的作业上。海滩、沙丘、森林、海风以及海洋、大自然的诱惑难以抗拒。因此，在高考之前，她一直在艰苦的学校生活中煎熬着。之后，她来到了巴黎，从此，就可以每天花上好几个小时学习自己热爱的东西，最终取得了历史、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的学位证书。

就这样过了几年在书中观察世界的生活之后，她决定要与世界走得更近一些，于是跟着美国度假团一起去了土耳其、埃及和泰国。回到法国后，她成了一名媒体记者，专攻儿童文学以及对重大新闻议题的解读。

十几年的文献写作积累让她能够尽情满足自己对于历史和世界发展进程的强烈好奇心。为了平衡一下纪实性写作，她还同时创作儿童小说，让现实可以暂时让位于想象。她觉得这样一样有很多机会解缆起航，直济沧海……

探险家的传奇植物标本簿

〔法〕弗洛朗斯·蒂娜尔
〔法〕雅尼克·富里耶
魏舒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险家的传奇植物标本簿 / (法) 弗洛朗斯·蒂娜尔, (法) 雅尼克·富里耶著; 魏舒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6
ISBN 978-7-5502-8437-1

I. ①探… II. ①弗… ②雅… ③魏… III. ①植物学—图集 IV. ①Q9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2970 号

L'herbier des explorateurs By
Florence Thénard & Yannick Fourié

© 2012, Éditions Plume de carotte (France)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www.divas-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6-6102

出品人 唐学雷
策划 联合天际
特约编辑 边建强
责任编辑 崔保华 刘 凯
顾问 刘 夙
装帧设计 颜 禾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160 千字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8 21 印张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8437-1
定价 188.00 元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PORTRAITS DES EXPLORATEURS
 DE LA BOTANIQUE

植物探险家一览



哈特谢普苏特 HATCHEPSOUT	p. 24
泰奥弗拉斯托斯 THÉOPHRASTE	p. 26
伊本·贝塔尔 AL-BAITAR	p. 28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p. 30
克里斯多弗·哥伦布 CHRISTOPHE COLOMB	p. 32
费尔南德兹·德·奥维耶多 GONZALO DE OVIEDO	p. 34
斐迪南·麦哲伦 FERNAND DE MAGELLAN	p. 36
奥吉尔·德·布斯贝克 AUGIER DE BUSBECQ	p. 38
皮埃尔·贝隆 PIERRE BELON	p. 40
老约翰·特拉德斯坎特 JOHN TRADESCANT	p. 42
朗弗安斯 RUMPHIUS	p. 44
查尔斯·帕鲁密尔 CHARLES PLUMIER	p. 46
威廉·丹彼尔 WILLIAM DAMPIER	p. 48
约瑟夫·德·图内福尔 JOSEPH DE TOURNEFORT	p. 50
卡尔·冯·林奈 CARL VON LINNÉ	p. 52
约瑟夫·德·朱西厄 JOSEPH DE JUSSIEU	p. 54

皮埃尔·丁嘉维尔 PIERRE D'INCARVILLE	p. 56
皮埃尔·普瓦夫尔 PIERRE POIVRE	p. 58
米歇尔·阿当松 MICHEL ADANSON	p. 60
菲利贝尔·肯默生 PHILIBERT COMMERSON	p. 62
约瑟夫·班克斯 和 丹尼尔·索兰德 JOSEPH BANKS ET DANIEL SOLANDER	p. 64
约翰·福斯特父子 JOHANN REINHOLD ET JOHANN GEORG FORSTER	p. 68
卡尔·通贝里 CARL THUNBERG	p. 70
弗朗西斯·麦森 FRANCIS MASSON	p. 72
康特·德·拉彼鲁兹 COMTE DE LA PÉROUSE	p. 74
安德烈·米肖 ANDRÉ MICHAUX	p. 76
威廉·布莱 WILLIAM BLIGH	p. 78
雅克·德·拉比亚迪埃 JACQUES DE LA BILLARDIÈRE	p. 82
阿利埃·拉弗诺－德利勒 ALIRE RAFF ENEAU-DELILE	p. 84
洪堡 和 邦普朗 FRÉDÉRIC DE HUMBOLDT ET BONPLAND	p. 86
尼古拉·博丹 和 马修·弗林德斯 NICOLAS BAUDIN ET MATTHEW FLINDERS	p. 90
梅里韦瑟·刘易斯 MERIWETHER LEWIS	p. 92

奥古斯丁·德·堪多p. 94
AUGUSTIN DE CANDOLLE

弗雷德里克·卡约p. 96
FRÉDÉRIC CAILLIAUD

阿伦·坎宁安p. 98
ALLAN CUNNINGHAM

菲利普·冯·西博尔德p. 100
PHILIPP VON SIEBOLD

儒勒·迪蒙·迪维尔p. 102
JULES DUMONT D'URVILLE

乔治亚娜·莫洛伊p. 104
GEORGIANA MOLLOY

查尔斯·达尔文p. 106
CHARLES DARWIN

约瑟夫·胡克p. 110
JOSEPH HOOKER

马蒂兰·阿芒热p. 114
MATHURIN ARMANGE

休·洛p. 116
HUGH LOW

罗伯特·福琼p. 118
ROBERT FORTUNE

理查德·斯普鲁斯p. 120
RICHARD SPRUCE

本尼迪克特·罗叟p. 122
BENEDICT ROEHL

戴维·利文斯敦和约翰·柯克p. 124
DAVID LIVINGSTONE ET JOHN KIRK

古斯塔夫·曼p. 128
GUSTAV MANN

詹姆斯·格兰特和约翰·斯皮克p. 130
JAMES GRANT ET JOHN SPEKE

阿尔芒·大卫p. 132
ARMAND DAVID

克洛维斯·托雷尔p. 136
CLOVIS THOREL

玛丽安娜·诺斯p. 138
MARIANNE NORTH

亨利·威克姆p. 140
HENRY WICKHAM

戴维·弗莱查尔德p. 142
DAVID FAIRCHILD

洛贝尔一家p. 144
FAMILLE DE LOBEL

厄内斯特·威尔逊p. 146
ERNEST WILSON

乔治·福雷斯特p. 150
GEORGE FORREST

弗兰克·金敦-沃德p. 152
FRANK KINGDON-WARD

尼古拉·瓦维洛夫p. 154
NIKOLAI VAVIL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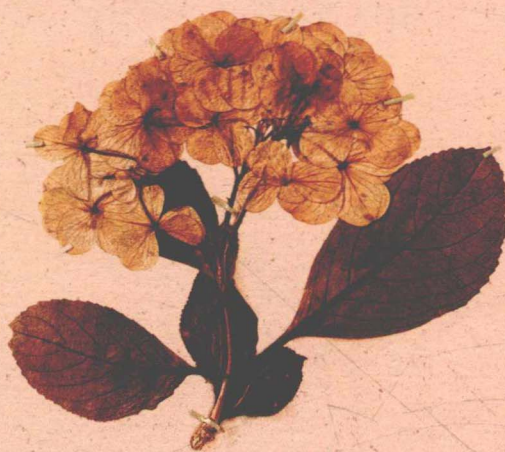
泰奥多尔·莫诺p. 156
THÉODORE MONOD

玛格丽特·米伊p. 158
MARGARET M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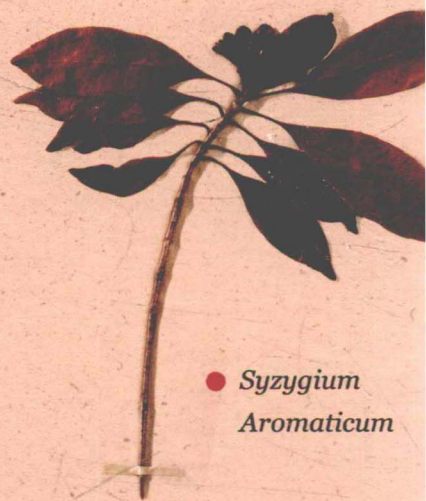
安东尼·克科姆p. 160
ANTHONY KIRKHAM

弗朗西斯·阿勒p. 162
FRANCIS HALL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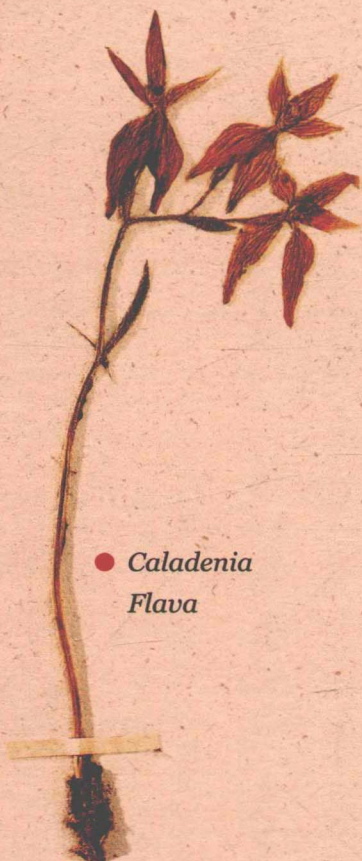
探险家的 传奇植物 标本簿



● *Hydrangea
Macrophylla*



● *Syzygium
Aromaticum*



● *Caladenia
Flava*



Florence Thinard

(法) 弗洛朗斯·蒂娜尔



● *Vesicaria
Reticulata*



● *Clusia
Thunbergii*

Yannick Fourié
(法) 雅尼克·富里耶



● *Tulipa
Alpina*

L'HERBIER

DES

EXPLORATEURS



未^讀
UnRead
—
探索家

献词

献给我的母亲，她爱着花、树和园林。

感谢植物探险家们，这些智勇双全的女人和男人，他们的声音穿过时空向我讲述世界之美。

感谢弗雷德·卡洛特和劳拉·普吕姆陪伴我走完这一趟漫长的旅程。

非常感谢美不胜收的邱园，以及园内热情好客的工作人员。

弗洛朗斯·蒂娜尔

Florence Thinard

这些植物曾经被风干、切割、弯折、拧结……然而却仿佛来自此刻。

这些文字如此紧张，几乎难以辨别，涂涂抹抹，被打上了标签，层层覆盖……然而却如此清晰。

这部作品收集到的所有标本正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讲述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它们所蕴含的植物学价值为我们呈现了当初寻找并收集它们的探险家们的付出。它们表面沾染的污迹和折痕勾画出了它们曾经穿越山川湖海的漫长而艰辛的行程；不同的标签和持续不断的标注则暗示了历代科学家在时间长河中连续不断的研究。

这些标本美吗？并不总是那么美，承载了这么多的故事与传奇之后都已是饱经风霜，不堪重负。然而它们却在岁月中变得更加强大，更能唤起回忆，更加鲜活，只有历经如此之多的远行和探险，才得以在今天与我们相遇。

已经有几个世纪高龄的它们之所以能呈现在我们眼前，是因为这些疯狂的探险者踏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觅得它们的踪迹而后将它们带回。也是因为伦敦邱园和蒙彼利埃大学标本馆的这些工作人员今天依然愿意投入心力去保存、去研究、去随着人类生物研究的发展而加上更多的注解。

如此一来，这些标本才有机会继续活下去。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每一位在某个时间段里曾经参与标本时空旅行的人，特别是那些允许我们将它们收入这本书并呈现给每一位读者的你们：约翰·哈里斯、莉迪亚·怀特、吉娜·富勒乐福、大卫·戈伊德、茱莉亚·巴克利、克莱格·布鲁志、薇若妮卡·布尔嘉德和彼得·谢弗。

弗雷德里克·里萨克 Frédéric Lisak

Plume de carotte 出版社总编

探险家的 传奇植物标本簿

L'herbier Des Explorateurs

(法) 弗洛朗斯·蒂娜尔 (Florence Thinard)

(法) 雅尼克·富里耶 (Yannick Fourié)

魏舒 / 译

感谢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特别是植物标本馆）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大力支持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之一。每年会有超过 150 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参观久负盛名的温室、历史悠久的建筑群和汇聚世界各地珍奇植物的展览。邱园不仅是一座非同寻常的花园，它还拥有世界一流的藏有海量活体植物的研究中心，一座巨大的植物标本馆、数个实验室、一间图书馆、一座博物馆、数间艺术画廊以及一个千年种子库，在这个种子库中收藏了超过 20 亿枚种子。

邱园环抱伦敦西部的泰晤士河南岸。最早的花园是在 1759 年建立的，之后，在全英最知名的景观设计师的努力下，不断有新的景点在植物园中诞生，园林的面积也在逐渐扩大。时至今日，这座占地 130 公顷的皇家园林已经成为英国首都一处重要的景点，无论从建筑学、植物学还是景观设计来看，它都值得一游。2003 年，邱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作为研究机构的邱园，它的研究课题从生物分类学到分子生物学，再到生物间的相互作用、生态修复以及艺术品保护，几乎无所不包。

植物标本馆于 1853 年建立，最初只有几册私人收藏的植物标本集，主要贡献者是邱园第一任园长威廉·胡克（William Hooker）爵士。现在，植物标本馆里藏有全世界最著名同时也是最无畏的探险者和科学家们制作完成的标本册，这些探险者和科学家中有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戴维·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理查德·斯普鲁斯（Richard Spruce）、厄内斯特·威尔逊（Ernest Wilson）以及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

今天的邱园收藏有 800 万份标本，其中有 35 万份为“模式标本”，也就是科学史上首次为一种植物命名和定义的标本。邱园的

馆藏依然在不断扩大，每年会有来自合作机构以及研究项目提供的 3.7 万份新标本从世界各地汇聚到这里。

这些样本在这里依据 DNA 进行排序，每天都会被用在各个领域的项目当中，涉及的学科有生物系统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遗传学以及邱园诸多自然保护项目。在邱园，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物种被命名。物种身份的确定是理解植物世界的第一步。另外，这些样本还需要进行数字化处理，以便能更方便地与全世界互通有无。

图书馆和档案馆馆藏的质与量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图书馆总共藏有 7500 万份参考资料，有书、科普插图、照片、书信、手稿、期刊和卡片，堪称植物学大宝库。邱园还保存着 20 万份出自植物图谱大师的作品，除了老一辈的乔治·埃雷特（G.D. Ehret）、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é）、鲍尔兄弟（Bauer）、沃尔特·胡德·菲奇（W.H. Fitch），还有当代的后起之秀如克里斯特贝尔·金（Christabel King）、潘朵拉·塞勒斯（Pandora Sellars）和雷切尔·佩德-史密斯（Rachel Pedder-Smith）等。艺术收藏品常常会在雪莉·舍伍德（Shirley Sherwood）植物艺术画廊展出。在一些较为特殊的展览上，观众还有机会在玛丽安·诺斯（Marianne North）画廊一睹她的原作，或是阅读查尔斯·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旅行期间及出发之前手写的信件。图书馆建立于 1852 年，无论是 1380 年的参考资料还是最新的学术论文都是对大众开放的。

科学家和园艺师可以充分利用邱园为他们提供的丰富资源来更加深入地了解植物和真菌，为全球植物和环境保护工作献一分力。

《邱园》杂志主编 克里斯蒂娜·哈里森
Christina Harrison

Kew
ROYAL BOTANIC GARDENS

您可以通过登录邱园的官方网站来查看一部分扫描后的藏品：www.kew.org，这样您就可以了解更多邱园为植物学做出的贡献。

邱园的莉迪亚·怀特（Lydia White）、
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和大卫·戈伊德（David Goyder）



感谢蒙彼利埃第二大学科学遗产中心标本部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支持

我们可以把话说得更绝对一些，如果没有不辞艰辛奔走四方的探险家，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如此丰富的标本集。跨越东西代代相承的细心观察，加上从未停止的交流与采集工作，让标本集不断丰富，恒久流传。这些探险家从地上的花园一直走到山巅，走到世界的尽头。他们付出的所有劳动，都是为了这件直到今天依然十分重要的科研工具，一个采撷不尽的数据库，茫茫世界中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植物标本集。

有一些名字能从我们这里激起更多的回响，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那些满地金银的梦幻之地。从17世纪到今天，许多人在旅途中的发现渐渐丰富了蒙彼利埃标本馆的馆藏，德·图内福尔（Tournefort）、雅克蒙（Jacquemont）、德利勒（Délile）、莫诺（Monod）。而另一些人，则是在18、19世纪的大航海时代里赫赫有名的开拓者，菲利贝尔·肯默生（Philibert Commerson）、布干维尔（Bougainville）、迪蒙·迪维尔（Dumont d'Urville），当然远不止这些探险家。他们带回了从陌生国度采集来的动植物样本，让普通人有机会发现并了解新的植物，而后找到它们的新用途：无论是简单的装饰性植物还是经济类作物。当这些样本汇聚在标本馆之后，它们就变成了一笔丰厚的科学遗产，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从中汲

取无穷无尽的资源。然而，不仅仅如此……

还有很多科学家就驻守在本地，他们也许默默无闻，但他们的贡献帮我们更加了解植物。是他们让我们发现了蒙彼利埃当地的生物宝藏。蒙彼利埃最有名的植物发现者有伊波利特·雅克·科斯特和他那本壮观的标本集，康多勒和米歇尔·费利克斯·迪纳，后者对于地中海地区真菌的研究成果至今依然被真菌学家们参考。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的激情和耐心带来的发现也让标本馆的馆藏变得更加丰富。这项工作依然在进行中，在为未来的标本集添砖加瓦：标本馆馆藏的新样本以及在标签上细心加上的标注不断增加，它们像照相机镜头一样定格了某个时空下的世界。

最后，我还想介绍一种探险者，他们默默无闻但对科学遗产的建立依然至关重要：植物学爱好者，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他们都在日常生活中探索，不断赋予着每个标本馆藏品新的价值。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每个人都能够很轻易地得到植物的核心信息（数字图像、标签内容），这让标本馆的藏品有了新的生命维度。为了让蒙彼利埃第二大学标本馆的植物标本保持活力，让它成为无与伦比的世界遗产并为众人所知，他们完全配得上标本世界的探险者这个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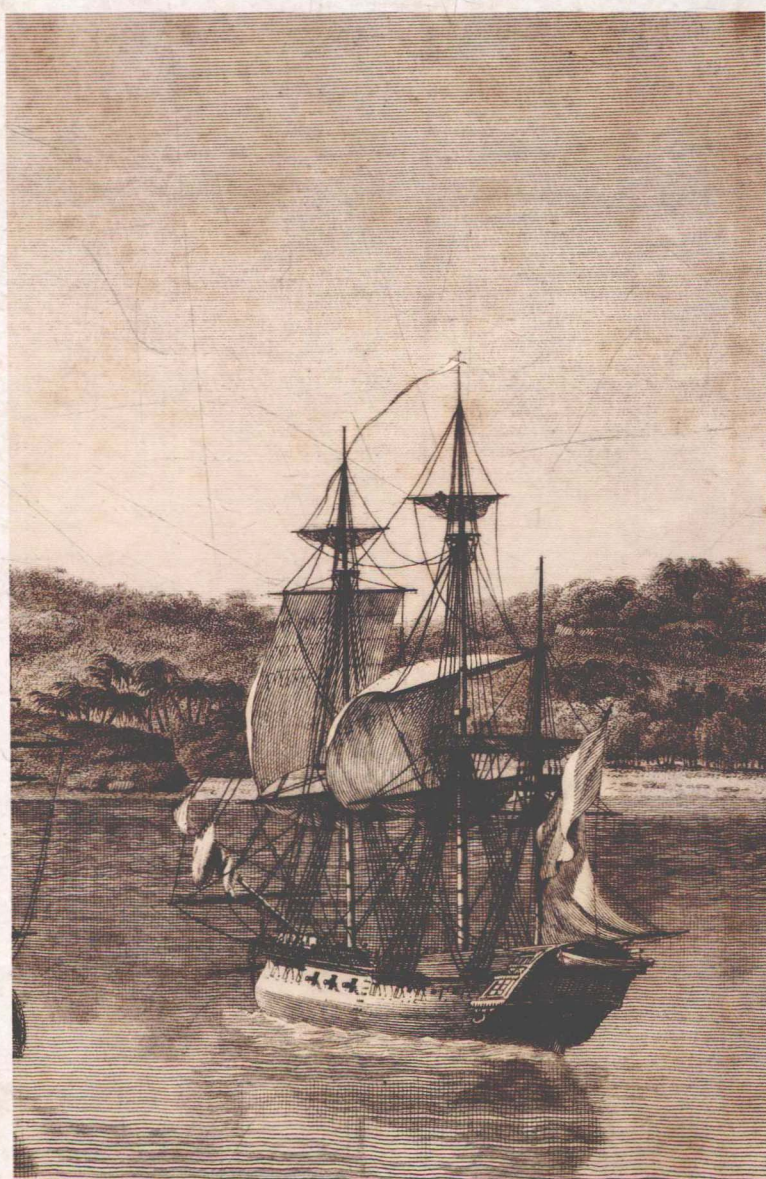
蒙彼利埃第二大学校长 米歇尔·罗伯特
Michel Robert



蒙彼利埃第二大学科学遗产部的标本库
薇若妮卡·布尔嘉德（Véronique Bourgade）和彼得·谢弗（Peter Schäfer）

INTROD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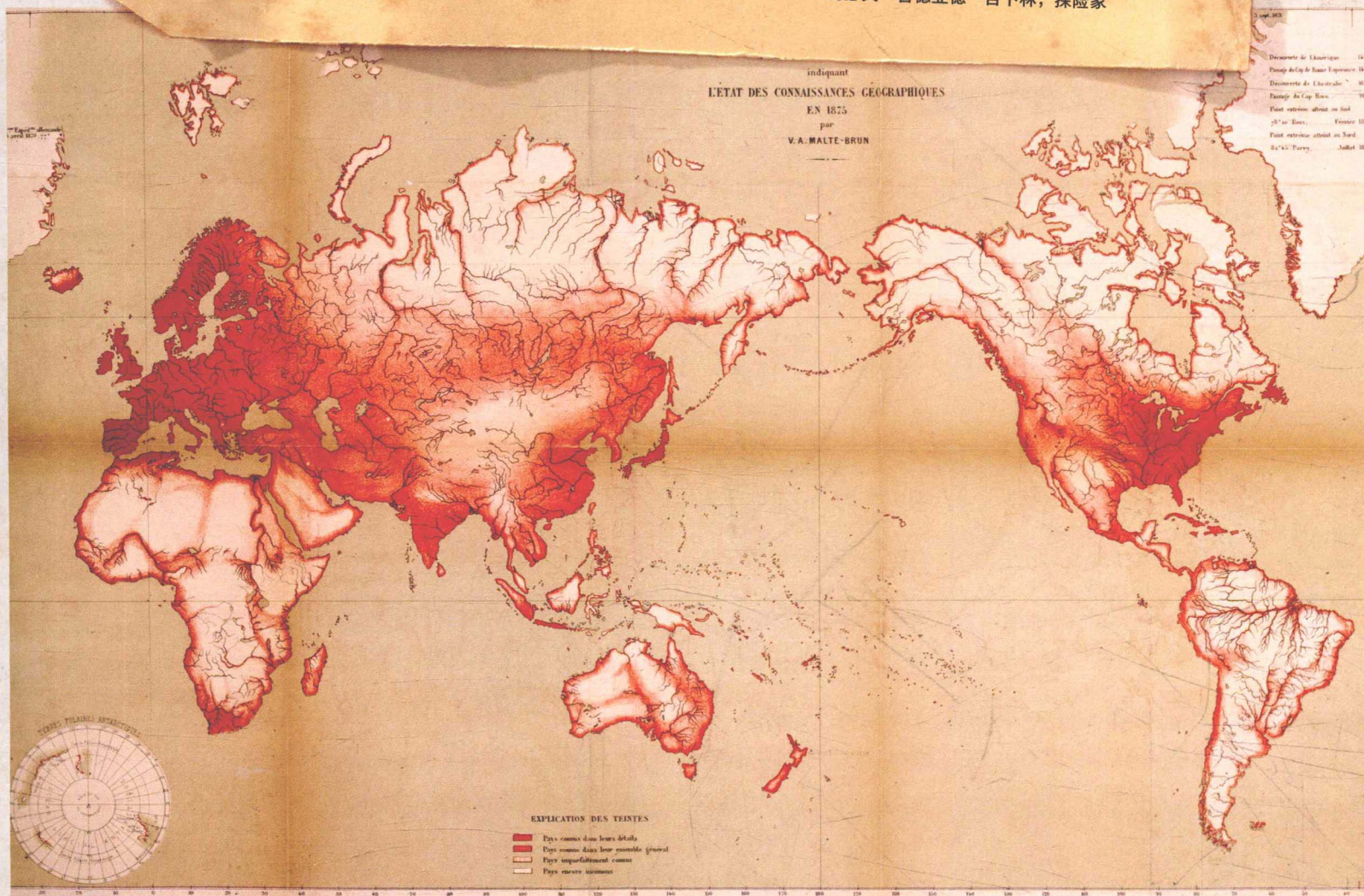
VOYAGES VERS
DES PLANTES INCONNUES



引言
寻找未知植物之旅

藏起的，要去寻出来；到山脉后方去寻。有些东西遗落在了山后；遗落了，正等你去寻——去吧！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探险家



1875 年，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依然存在大量的“空白区域”：高纬度地区，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内部

为何出发？

“懒散地闲坐在家是没有办法进行植物学研究的，日日闲坐在陈列室的阴凉处休憩就别妄想能发现新的物种。想研究植物，就必须走进深山老林，就必须攀登险峰，直面悬崖绝壁。”

——博维耶·德丰特内勒
《德·图内福尔先生的颂词》

为什么仅仅为了去寻找一些未知的植物，就决定离开至爱亲朋、居所和花园，出海上路？

在路上，每天都会面临许多考验。多少个世纪以来，植物探险家们的日记中写满了落脚处的苦涩记忆。在爬满虱子的潮湿稻草上摊开一卷被褥，就是一张床，或者干脆就在裸露的土地和沙石上直接睡下。冷得直打寒战，也必须睁着一只眼，生怕老鼠、野兽或者不怀好意的家伙近身。清晨，筋疲力尽地爬起来迎接新一天的艰难徒步。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烂泥和脏雪之中，或许头顶上还有一轮铅一般沉重的太阳。“我们很容易就能判断出这是欧洲人突然从温带跨越到全世界最炎热的气候中的那种不适。” 迈克尔·安德森在 1753 年从塞内加尔回来时，回忆道，“我的皮靴变得硬邦邦的，不一会就碎成了粉末……现在一想到炽热的沙砾，我整张脸都会开始发麻。”

一路上，管他是什么果子，找到了就吃，要么就从村民手里买点充充饥。尽管偶尔能有些惊喜，但大部分时候，珍馐美味都是痴人说梦，腹中空空才是常情。有些人像苦行僧一样适应了这种斯巴达式的生活。1894 年，巴黎博物馆馆长这样描述了阿尔芒·大卫神父：“一块木板、两床被褥就是寝具，一瓶烈酒是唯一随身的药物，这些加起来便是他在路上颠簸一年所带的全家当。至于食物，他在蒙古包和中国人的茅草屋里找到的那一丁点儿，就足够了。”

探险家要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除了饥饿、口渴和疾病，还有虫灾。从远古开始，跳蚤、虱子、头癣和蠕虫是对人类卫生状况最大的威胁。而热带昆虫又为他们在异国的困扰添上了重重的一笔。洪堡和邦普朗，身处中美洲的中心地带，将自己的身体埋进沙子，期望能躲过恶魔一般的蚊子，却又变成了食人蚁的猎物。乔治·福雷斯特 20 世纪初的时候走遍了缅甸的丛林，他略带愠怒却又不失幽默感地描述了他们当时的种种噩梦：“这些腿特别长的生物，突然跳进了你的汤里，硕大的毛毛虫身上长着五颜六色的长毛，看着诱人却深藏剧毒，它们不请自来，径自钻进我们的被子里，赖着不肯走。瓢虫和其他的鞘翅目昆虫从丛林中飞过来，停在了你的脖子上，其他不速之客则会死命钻进你内衣的最深处。帐篷中的光线吸引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它们发出嗡嗡的响声，爬来爬去，见人就叮。”